



松堂集

全

和
2386





2386

秋堂先生文集目錄

詩

戍邊

偶吟

口號 石首灘作

次金成之真樂堂金先生就成

雜詩 四首

贈惠允上人

次曹世虞韻

戍邊

樂善齋

秋堂先生文集目錄

洛上吟

偶吟七首

觀漲

偶吟二首

時俗種花樹于塚前有感而作

贈連上人

贈允師

六言詩

詠藕

鏡中燈

書

答朴龍巖

龍巖朴先生雲

寄任士防

雜著

白鹿洞規解

口戒

空中樓閣記

處士朴公墓誌

墓表 先生自撰

附錄

送松堂先生

挽松堂先生

題松堂二

次石首灘韻

白鹿洞規解跋不知何人所撰

已卯錄抄安公璐所撰

喚醒師友錄抄

一善志抄崔大司諫現所撰

祭松堂先生文

又

金烏書院奉安祭文

金烏書院常享祭文

祭松堂先生墓文

松堂先生文集識文

松堂先生文集目錄終

松堂先生文集

詩

戍邊

細竹巖頭綠山花日暮香一杯高逸嘯江海容懷長

偶吟

步出三更夜乾坤月正中竹深雙叫鶴天遠一聲鴻身落烏山北心清洛水東早知閑興味何必強塵蹤

口號石首灘作



野色烟中隱灘聲月下寒秋風吹不盡幽興溢
江干

次金成之

有象非為有無形不是空實中知是實功外莫
尋功

雜詩四首

本是无真色如何說黑白年光疾似飛長作異
鄉客

早起山中寺松窓對月明瓦霜留浩彩墻竹送
寒聲曉鼓星初散天涯黛已橫此時無限意付

與作丁丁

洛水漁竿客逢秋強獨吟幽思探徃古青眼照
來今江閣炎將歇山庄雨欲霖心懷虛了遣樽
酒共誰斟

載魄無心客何煩得熱方揚公圓體弱隨子覺
身防康節安窩室拾遺吟草堂古今隨分處養
拙穩江鄉

贈惠允上人二首

實腹真常在虛心道亦存不勞施寸刃談笑定
乾坤

松風萬軸華嚴說 中還破中香烟通竹塢 新梵動
魄轉無窮

次曹世虞韻

孤村門對極平蕪 江近纖塵無更無 兩歇雲消
復着眼清風明月古難圖

戍邊

絕域南陔海氣昏 堯登金甲老王孫 無心麟閣
題名字家在洛東江上村

洛上吟

無中春意柳先知 白髮江山不欲欺 六載靜聞

天嘿嘿何時刮目見 幾微朴龍巖手記云已知

還鄉到無極驛川上先生吟成一絕云云書于

靜庵諸先生皆
餞別于都門外

偶吟七首

湖海堂堂八尺身 誰人牽挽入紅塵 朝來默料

平生事坐對青山一笑新

四十纔過五十初 人間無用一籩筭 餘生只合

劉伶醉散步江湖堪打魚

我亦疴瘖早野謀 南來偶卜近沙鷗 風花雪月

渾奇勝一卧江山十八秋
人間曾慣淺深杯又怪年來任作為一片林泉
容幾許希夷視聽十分思
閑來無事卧林端靜裡幽懷用酒寬莫笑我言
因醉後春花着雨更宜看
間關燥濕路高低九十秋光滿一溪駕鶴幽人
孤不寐時聞山鹿水禽啼
山高雪深關月白鶴髮將軍不寐時不知有身
知有國又何功利旋旋歸

觀漲

錯倒銀河逆地來瘡瘍山嶽九天頽驚濤海內
魚龍混舉世何人復八垓

偶吟二首

十載居然似地仙閑來不敢廢詩篇蓬扉晚閉
滄江口白酒常傾細竹邊幽興每尋松逕日野
懷長與鏡湖天平生多幸知閑事堪把漁竿占
得眠

送目春山是惜花湖邊閑看柳絲斜扁舟把釣
塵緣少茅屋安貧逸事多濁酒一瓶天地小高
談盡日宇宙賒兒孫晚報清明是悟得清明杏

粥家

時俗種花樹于塚前有感而作

拜掃無過骨肉親一年唯此兩三辰塚頭莫種
開花樹春色不關泉下人

贈連上人

念從性起還傷性燼自燈生却礙燈但覺燼除
燈自朗不知無念性還澄

贈允師

一輪明月當虛空萬古清光無障礙收之不取
撥不開前之不進後不退彼非遠方此非近表

非外方裡非內同中有異異中同問爾儻儻會
不會

六言詩

我讀我書秋堂少讀老讀味長知味了究心上
無所得有術方

詠藕

我本清虛種玲瓏貫古今為厭名利况且隱污
泥深每有濟人意常懷克己心幾多撈漉者那
个是知音

鏡中燈

靜室開心鏡虛堂剔慧燈外頭明皎皎裡面晃
騰騰黍米光中現銀蟾水底澄懸胎金鼎內一
粒大丹凝

書

答朴龍巖書

承示敢不竭陳恨寡聞識陋爾擅弓古禮也至
於宋朱文公稽古定制作家禮然而或行或不
行又至於明人瓊山丘濬成化間取文公家禮
約為儀節自後中朝有識人皆行之英求得此
書而來陳禫服註云黻淺青黑也今世無垂脚

幘頭之制擬有官者用白布裹帽白布盤領袍
布帶無官者用白布巾白直領衣布帶婦人純
用素衣履云云中朝無笠子也有官者紗帽無
官者皆巾巾者東方不在官者皆着笠笠色無
淺青黑故竊疑黑笠俗皆因循也衣色與帶俗
亦皆誤亦疑五禮儀註有此定制也且觀其古
禮今之黑笠白笠皆誤也然駭世取譏大不可
從俗次之黑笠從俗白直領衣白布帶從禮此
愚意以謂得合天人也伏惟哀察

想孝思罔極欽慕不已英自遭患後精神日耗

思慮顛倒幾絕人事可歎可笑心欲眼前一往
一拜而世故不如意終未能遂平生所恨莫大
於是昨日讀家禮儀節至禫事末云始飲酒食
肉而復寢註曰按此條舊在大祥下今移此禫
事下按禮中月而禫禫而飲酒食肉始飲酒者
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由此觀之則禫
猶淡也何以食肉飲酒唯醴脯而已况大祥乎
故移此禫後庶幾得禮之意也云云此論理直
義明無疑於心欲廣曉諸人而勢非英之力也
第以人之所知喻人所知漸次推廣則庶幾通

甚
曉不識故即取筆書呈惟君執而推之幸甚幸

寄任士防書

洛江風月長依舊不識故人來不來

雜著

白鹿洞規解

五教之目第一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有信

書曰慎微五典徽美也五典五常也

又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蓋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慾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命契為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使之優游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己而無無耻之患矣

孟子曰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即父子至朋友五者是也

為學之序第二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朱子曰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

又曰學不博則無以備事物之理既博矣則不能無疑疑則不容不問問或踈略而不審則無以決疑而取正問審矣又必反之心思

以驗其實思之而不謹則或汎濫而不切或穿鑿而過深則亦不足以揆所聞之當否思之謹矣至於應酬事物之際而辨其是非疑似之間者必極其明而不容有毫釐之差焉然知之明行之不力則其所已知者猶或奪於物慾之私而陷於自欺之域矣故以力行終之此五者雖有次第實相復而進不容闕其一焉

雙峯饒氏曰學必博然後有以聚天下之見聞而周知事物之理問必審然後有以證其所學之疑思必謹然後有以精研學問之所得而自得於心辨必明然後有以別其公私義利是非真妄於毫釐疑似之間而不至於差謬加以篤行則日用之間由念慮之微以達於事為之著必能去利而就義取是而舍非不使一毫人慾之私得以奪乎天理之正也

修身之要第三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

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
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
也夫然後行子張言諸紳欲其不
忘也
朱子曰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
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
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
也

又曰言必忠信而無一辭之欺誣行必篤敬
而無一事之慢弛則以是行於他方異類猶
可以誠實感通苟不信不敬則雖近而州里

之間其可得以行乎然非可以暫焉而強為
之也要必真積力久隨其所寓常若有見乎
忠信篤敬之道而不可復更離者如此一於
誠實自然信順無往而不可

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博學而篤
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
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義者
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
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雙峯饒氏曰忠信都訓實忠是出於心者信

是見於事者如口裏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驗之於事却不如此是不信也忠是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若前一截事實後一截事虛便不可
又曰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篤底意思謹恐懼惟恐失之是敬底意思

新安陳氏曰言行工夫全在忠信篤敬念念不忘八字上惟念念不忘於心而後常若有見於目忠信篤敬吾心此理也盡吾之心則通乎人心雖遠而可行不盡吾心則無以通

乎人心雖近而不可行矣

易傳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懲止也窒塞也

程子曰山下有澤氣通上潤與深下以增高皆損下之象君子觀損之象以損於己在修己之道所當損者惟忿與慾故以懲戒其忿慾窒塞其意慾也

朱子曰君子修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又曰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

易傳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程子曰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求益於己為益之道無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無過矣益於人者無大於是

朱子曰風雷之勢交相助益遷善改過益之大者而其相益亦猶是也

又曰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勇

又曰山澤為損激於忿象山之高必懲剗之溺於慾象澤之深必窒塞之此用損之大者也

風雷為益遷善象風之烈則德日長改過象

雷之迅則惡日消此用益之大者也

東萊呂氏曰損益二象最切學者損無如忿慾益無如遷善若甚易知推到精密處甚難皆是用力處

處事之要第四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朱子曰義者當然之理利者義之和也然君子惟欲正其義而已未嘗預謀其利有謀利之心則是有所為而為之非正其義矣道者

自然之路功者行道之效也然君子惟欲明其道而已未嘗計度其功有計功之心則是有私意介乎其間非明其道矣

接物之要第五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語曰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朱子曰推已及物其施無窮故可以終身行之

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可謂知要矣孔子

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南軒張氏曰人之患莫大於自私恕者所以克其私而擴公理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方也是所當終身而行之者極其至則仁也忠恕體用也獨言行恕者蓋於其用力處言之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

慶源輔氏曰推已及物即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恕也非有資於人在我施之而已為有窮盡故可以終身行之此蓋指其用而言之

始則推己及物終則為聖人之無我亦不出乎一恕字而已終身行之豈不為宜此又極其效而言之知要之說充為有警於學者蓋聖學以仁為先而恕則求仁之方也

陳氏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就一邊說其實不止勿施所不欲者凡己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欲弟人亦欲孝欲弟必推己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之亦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便是恕只是推己之心流行到邦物而已恕之義甚濶大

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之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

爾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
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
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
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接上正己而不求於
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
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
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
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云妻子好合
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
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陳氏曰居上位則不陵忽乎下居下位則不
攀援於上惟反自責於己初無求取於人之
心自然無怨蓋有責望於天而不副所望則
怨天有求取於人而不我應則尤人君子
無責望於天之心無求取於人之意又何怨
尤之有此處見君子胸中多少灑落明瑩真
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
又曰射有不中只是自責如君子行有不得
反求諸己

右規解畢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右二章得論語中書諸規末以示學者蓋能行此規而曉此一貫之妙達此為邦之道方可

規內數條皆以誠敬為主若不以敬為主固無下手着力處矣纔省則敬自然生能敬便存存養之法無他持敬惺惺近之矣省克之法吳氏之說盡矣曰纔省了便克既克了又

省如循環不已孜孜久久大本有不期而立若大本既立則百行三百三千舉此而措之耳省克云者省察心上若萌有邪思力克去之之謂也雖有善思不當而動則不可不克况為邪為惡者乎詩云思無邪禮云無不敬皆謂此歟蓋道有體用唯誠主之中者體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明德之事也和者用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新民之事也經曰物有本末朱文公解曰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然則明德亦物也故當先格明德以致明而立天

下之大本而誠意正心次格修身之要以定天下之達道而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法也蓋其誠意正心者格致以後事未有不格致而能誠正者也修齊治平者正心中流出亦未有不正心而能修齊治平者也格致之法於傳備之矣若功成大化則體用無二渾然天理其誠神之妙有不可得以言語可狀者也為學者謹於規辭察於動靜之間以自得為志思之又思且欽且勉哉孔子曰嚮道而行中途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

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矣孟子曰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至哉言乎且今

聖上念四方為學之士拈出朱文公之規揭于儒林若有志者其可不心得乎正德戊寅春燈下翁書

雖有善思動不當之時而不克去猶寶鑑點南金也金雖貴物鑑則蔽而不照安得全明乎况蒙塵之鑑耶

為學之道有所得然後操存養之若學而

無所得則何物操存養之乎故持敬惺惺
其於養道近之矣

敬是下手處

敬是成始成終

誠是乾乾不息便是天

口戒

口者禍福之門不可不慎與人會話之際只談
江山風月花草詩章古賢事迹可戒可法者兩
已至於國家政教人間毀譽慎勿出於口頭
空中樓閣記

安樂先生居洛陽創空中樓閣自號無名公公
之起斯樓也始於混元之初太一之判先天之
所未先而後天之所未後也謂之有則似有而
無謂之無則似無而有以言其小則無內以言
其大則無外巍巍乎與天地並立而無間孰知
樓與公一而二二而一者乎噫四通五達之妙
微伊川誰能名

處士朴公熙仲墓誌

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噫先聖謂善人
之難得也如此世有德之清行之方斯不謂善

人乎余見之於熙仲矣公姓朴諱緝字熙仲羅州人其先諱山襄仕麗朝以忠直名五代祖諱嘗佐太宗錄功位至左議政高祖諱葵刑曹參判曾祖諱秉文司直王考諱林宗知尚州事考諱兆年官至吏曹正郎妣坡平尹氏縣監政善之女生三男皆晚為仁之方識者謂一家三傑長曰紹登甲科議政府舍人次曰綰成均進士熙仲其季也二歲而孤恭承兄訓循序而進為人簡易平澹剛明正亮知不二乎行行不二乎心以集義之功養其德以克復之用厲其行

造養誠篤燭二甚明羣居終日色笑可親鄙薄之態自不形也至於臨事裁處輒能當理其踐履成就如此不幸骨髓之疾實鍾乎身痛哉惜哉嘉靖丙戌九月七日丁亥終于家年二十八公娶承文判校康仲珍女無后以兄子應寅為嗣明年丁亥正月葬于善山府之南坪城里第北嗚呼至哀不文故無其辭

墓表 先生自撰

公密陽人也名英字子實姓朴氏號松齋成化辛卯生于京師曾祖諱好問崇政大夫議政府

左贊成妣一貞夫人孫氏祖諱哲孫通政大夫
行安東大都護府使妣淑夫人李氏父諱壽宗
嘉善大夫吏曹叅判妣貞夫人李氏外祖讓寧
大君諱禔妣金氏乙未父歿丁酉母歿庚子祖
母歿壬寅又遭祖父喪始居廬側丁未冬以
上尊謚使禮曹判書李世弼之幕下赴 帝都
戊申春還 本國辛亥七月以都元帥李克均
之幕下赴西征壬子春還京師七月除假兼司
僕九月中武科除資正八品除司僕甲寅 成
廟上昇自此不欲留京師丙辰春以病辭職來

寓善山府卜洛之陽庚申鄭雲程氏朴伯牛氏
數月留松齋對床論古別一乾坤在肯中也已
巳夏除宣傳官八月榮墳受由來家以病過限
罷庚午四月倭賊作亂除昌原府助防將十一
月罷防還家辛未除宣傳官以病不赴甲戌夏
除黃澗縣監丙子夏賞加一資縣治簡故也遂
除江界府使超六資朝散戊寅九月除義州牧
使超六資通政未至義州除承政院同副承旨
十一月除右副承旨十二月除左副承旨己卯
除嘉善大夫兵曹叅判五月除聖節使七月初

三日 啓請兵曹務煩臨行辭免依 允除同
 知中樞府事 上親傳拜表發程于 王都九
 月八 帝都十一月發自 帝都十二月十七
 日還 本國入闕復 命時司憲府駁降一資
 除通政僉知中樞府事庚辰二月除金海府使
 辛巳八月職盡收牒還于家十一月初一日拿
 之于京初五日質放壬午正月發京以肩輿乃
 到家山自咏曰紛紛都不緊蝴蝶與南柯先生自叙
平生履歷昇沉之狀遺命以此為墓表此下後續之丁酉授職牒復叙戊
 戌除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庚子三月二十一

日卒于內廂享年七十是年月日葬于府北面
 官洞坤坐艮向之原先生娶都承旨李世匡之
 女生一子居易中司馬居易娶新堂鄭先生之
 女生二子二女長敦復庚子生負次敦仁典牲
 署叅奉女長適士人金昌鳳次適進士南守正

附錄

送松堂先生

申光漢

孤鴈久不鳴秋風還失侶用捨只在天行藏吾
 與汝

挽松堂先生

晦齋李先生

天不喪斯文東隅尚有人淵源元有自英邁又
超倫軒冕浮雲外吟哦逝水濱窮探極避妙高
步入真純風月無邊景乾坤滿眼春一源觀浩
渺萬物恣熙淳幽討書千卷清歡酒一樽活人
憑藥餌醫國秘經綸遲暮時逢泰風雲道更屯
丹心天北極素髮海東湄未展陶鎔手寧同嬰
鑠臣有言傳士類無福歎生民愚魯蒙曾擊車
雖炙未親德容時暫接嘉訓聽難頻野村逢殊
款山堂會有因塵懷還跼踏良藥竟矛盾春別
儀刑隔秋期夢想新忽聞仙路遠長慟大論淫

妙絃從此絕幽抱向誰陳秋晚南村路三杯淚
滿巾

題松堂

曹佺

御聖亭下路崎嶇蓋世英雄在水隅長對白鷗
波浩蕩世間榮辱問阿誰

又

宋純

遺樹臨江老屈奇清陰猶在鶴歸遲不知劍向
何枝掛唯見空堦被雨隳

追次石首灘韻

旅軒張先生

人去磯猶在來尋客意寒當年不盡興千載月

江干

白鹿洞規解跋

不知何人所換

右解皆君學於古而得於心者也非某所能容
議也大抵天下之物皆出於一而同得乎一理
故曰理無彼此况人乎無古無今無遠無近無
聖無愚同此心此理也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
夷之人也歲之相後千有餘年地之相去千有
餘里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一理無二之驗
尤可見也以此言之清源之民豈異乎南方之
人歟第以弓馬之地不暇於學問故於人倫未

知向方也其不志於學豈其人之罪也上無教
之人也方今 聖上學尊孔孟治崇三代第念
學者不可一蹴而造聖人之域故以子朱子白
鹿洞規揭示四方此實登高自卑徹上徹下之
樞紐也而今君之補解尤有力焉豈不深嘉其
意乎他日邊鄙之民知孝弟忠信之方出為尊
君親上之士而揚名於上國者繼繼有之非此
解期之伊誰也戊寅六月十八日書于魚川之
傳舍

已卯錄抄

安公璣所換

朴英居善山中武科廉退不求宦達棄官歸鄉里常與前校理鄭鵬講究理學有相長之樂德容粹盎勸誨後學以自得為先其所著述詩文皆悟透之語尤精於醫術活人甚衆戊寅薦為承旨時都承旨權撥 啓曰內醫提調大典只言承旨無之而都承旨例為兼帶非法典也今承旨朴英精通醫藥請無之以監調劑 御藥公固辭不居時議兩羨之己卯以兵曹叅判被斥庚辰為金海府使自善山本家由水路赴任府民金億濟訟屈怨之搆告公與慶州府尹柳

仁淑謀去執政拿致詔獄酷加訊問公不知所因累受刑訊至於碎骨後知億濟所為遂暴白慶州雖是同道相距阻遠赴任後未見仁淑事及億濟訟屈搆陷之意而反坐億濟輿歸田里卧治醫藥得不死家居常劑藥以活人嘗於洛東江上別構小亭扁曰松堂有處士趙光輔識見高明佯狂自晦當燕山朝任士洪用事處士憤怒謂松堂曰汝武夫不可斬殺此奴乎吾當殺汝松堂曰斬一賊紓國患固所甘心後史書之曰盜殺則奈何處士笑之

松堂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四
喚醒師友錄抄

喚醒齋龍巖先生
弟二子諱演也

松堂少時出自武藝倜儻有豪氣新堂知其有
遠大之器而未得啓鑰之方一日先生設酌請
新堂于江滸先生醉倒在地新堂中夜起而歎
曰武夫一生甚可哀也咄咄良久先生惕然驚
悟曰小子請聞先生之教新堂曰丈夫生世抱
負極大醉生夢死豈不哀耶先生再拜曰先生
之意小子已聞梗槩願畢其說以教之新堂曰
古人為學次弟豈有他耶君先看小學且讀大
學使根基有所牢固然後為學庶不差矣先生

曰其雖不敏敢不佩服先生自此謝絕外事專
心學問一以斯文自任

己卯春龍巖遇先生於漢上先生執手欣然曰
何相見之晚也龍巖仍陪先生來鄉先生曰吾
子與成之聞名已久弟緣俺無分於奉賢尚此
遲晚今辱吾子幸莫大焉願此意通于成之使
得相見何如龍巖曰敬聞命矣遂見真樂道先
生之意而反復曰道大德崇渾然冲融為東方
理學之宗正願吾輩執經問難於門墻之下以
就弟子之列不勝幸甚真樂不肯曰松堂年高

爵崇吾子緣此誤耶龍巖曰少年高舉之病正坐此耳復脫去此病然後做得新功莫若早就師友以質平生也真樂曰子言誠如是則邀松堂于月波亭上講道無妨龍巖以此通于先生則先生命駕相約時維四月序屬清和三君子會于亭上各布志願真樂顧龍巖曰若非吾子余其虛死矣遂行師弟之禮先生曰友之云乎豈云師乎謙讓久之

一善志抄

崔大司諫
暉所撰

先生密陽人自先世居本府東省谷里成化辛

卯先生生于京第世代將種幼習弓馬豪邁不群武藝絕倫超越牆屋射必命中然而志操異凡器局弘大考壽宗心異之命名曰英字以子實五歲考吏曹叅判壽宗歿七歲妣貞夫人李氏歿是讓寧大君禔之女也十歲祖母歿十二歲祖父安東府使哲孫歿先生居廬于善山十七歲以上尊謚使李世弼幕下赴京明年還二十一歲以都元帥李克均幕下從征建州衛明年還除兼司僕是年九月登武科除司僕調宣傳官道逢劇賊以計伏之救得行旅百餘人

才名籍甚二十四歲甲寅入直闕內中夜不寐
噓唏流淚曰馳馬試劍一勇夫事耳人而不學
何以為君子遂決意棄歸未幾成廟上昇先
生知燕山政亂挈家歸鄉卜築洛水之濱太祖
山麓扁曰松堂自此盡棄前業一意讀書受大
學於新堂鄭先生沉潛講究遂通大義克養自
得十有餘年朝廷肅清諸賢相繼入仕先生猶
無宦達之意已巳除宣傳官謝恩還家明年
庚午有倭變先生助防將赴昌原是年冬罷防
還明年辛未又除宣傳官不赴甲戌除黃澗縣

監赴任三年一境大治丙子夏特拜江界府
使戊寅以政最陞授義州牧使未至拜承政院
同副承旨承旨詣闕再轉為左副已卯春拜兵
曹叅判是時趙靜庵諸賢滿朝人皆拭目望治
而先生目見可憂之機謝病歸鄉夏五月除
聖節使不得已就朝赴京十二月還朝復命
時諸賢已被禍憲府駁降一資除僉知中樞府
事庚辰除金海府使辛巳秋盡收職帖還家是
冬被誣拿鞠累受酷刑得不死質放時年五十
二在家頤養十六年至丁酉還受職帖戊戌拜

慶尚左道兵使庚子三月卒于內廂享年七十後學稱松堂先生

鄭新堂聞先生棄官歸家折節讀書杜門不出心異之一日朴耕伯牛氏來見新堂新堂曰前日見朴某為人甚有異質近聞讀書甚苦我二人盍往見之乎遂共轡而往時先生方在彌鳳寺讀書聞新堂至馳來相見新堂要以激之責出佳釀酌酒相酬飲至沉醉不及警誨之語留宿數日新堂謂先生曰汝武人讀書何為對曰悔却顛沛迷途讀書欲知向方耳新堂曰所讀

何書曰一部大學新堂舉手指冷山曰彼山外何如對曰未知也新堂曰汝不曾讀也先生遂潛心於大學一書累年精熟後往見新堂新堂曰汝見冷山外乎先生曰外面只是前面彼此何以異乎新堂笑曰乃今知子讀書之功也因與往來精究不怠世遂以為青山大學後高斯文應陟每語此事嘗題一絕云聞說松堂豹變年青山前後悟心傳常慚吾輩名鈿槩雙鬢如
今雪颯然

祭松堂先生文

龍巖朴先生

維嘉靖十九年歲次庚子四月朔壬戌二十八日巳丑進士朴雲敢告于左兵使松齋先生之靈先生挺稟純粹天資卓犖生長侯王金玉其質初事武藝竟冠高列晚就於學淵源浩博窮探諸異會極歸極體用渾融物我無隔和順內腴冲華外悅筮仕云初志在嘉遯位不滿德施不及遠飲人以和飽人以德自然之中肅然成法仰承提面再經紀曆雲雖顛蒙未能開惑鼓舞春風幾年幾日去歲之秋駐節荆門寮齋信宿可與晤語身既外縻此又易得何意斯言終

是永訣就省兵營作計已熟疾病纏綿竟不能決何知變故奄至於斯病不侍藥又不啟足平生遺恨纏填曾臆鳳嶺戴愁洛水潯惻顧眄嗚咽樛摧何托儀刑永隔蒼蒼無極來奠一罍靈其尚饗

又

大谷成先生

河嶽鍾靈辰象降精異人間出千載一鳴天駒墮地足逸能行少而秀傑嶄然頭角彎弓石八射鐵七札學劍白猿受符黃石屹然長身萬夫之敵早登武舉其譽謁鬱從征西夷又討北賊

戡亂定紛多公之伐還入禁旅直宿金闕半夜
興思淚流沾臆曰好弓劍一勇夫耳由學而進
乃成君子求焉斯得誓死後已解職而旋于洛
之東有朋起余相長磨礪閉室探經咀吮道腴
覆篲為山其進未止非惟汭流乃討厥源宮墻
數仞允得其門餘力學醫密傳禁方探丸起死
術妙太倉日月幾何卓有所立朝家嘉異授之
銅墨分憂共理古難其人公用仁恕煥以陽春
閉閣而卧如撫于家豈徒富庶而使絃歌擢守
西界用賞嘉績窮海之隅地接夷服撫御失律

禍惡焚溺公施威德春生秋殺外狄懾伏內
民寧謐訖其外試入司喉舌職親地禁妙簡
耆德出納惟允內外罔忒遷于夏官邦政是
掌詰甬戎兵王威克壯官榮而崇食曰休哉
姦佞嫉妬側目相猜羣賢斥退罰浮放殛公
坐黨友左官貶秩孤根易揭危若冬葉乞治
海邦用避甬矛勉留不去守官如囚竟被飛
語貫以三木鞠辨既明玉無黥缺完形歸來
江上舊宅修我初服左經右史雙清風月二
樂山水玩物觀理養性自適天網更恢恩復

啟職命殿南服乃授之鉞乃制戎旅乃嚴師律
器鍊卒習軍容翼翼方擬長城壯我閭闔孰謂
半夜妖星告孽嗚呼哀哉屋摧其椽車亡其軸
邦國奚恃斯民無祿余幼見知掬溜蘭室謂可
告語曷所不及化曠為曠期觀日月方有依歸
如戴昊天曾不憇留吾其缺然漬酒來奠侑以
菲詞哭斯為邾非獨吾私

金烏書院重修奉安文

旅軒張先生

惟此善鄉居嶺南中山回水合勢應氣通儲精
鍾淑代出偉公唱學鳴道為世師隆夷清惠和

道雖不同扶植儒林異世並功士尚餘教鄉有
遺風愈久彌光共議欽崇初焉卜地負彼烏嵩
廟享有年多士攸宮頃酷兵火無賴蒼穹絃誦
之場茂為蒿蓬島寇纔退大小咸恫既新聖廟
次及院工顧厥舊址區僻靡洪移龜得此正會
結融若比人身即當喉嚨方位既正體勢自雄
勞經亂離財力未充經營廿載今始成終擇吉
奉安儒冠畢叢俎豆淨潔牲粢肥豐儼承顧歆
孰不敬躬道斯益尊教垂無窮昭明永世祐保
彞裏

金烏書院常享祭文

啞軒金應祖

伏以忠孝本立精一心傳迭興隣鄉續倡絕學
音容雖遠典刑猶存數間遺祠萬古洞酌謹以
案盛庶品式陳明薦尚饗

祭松堂先生墓文

維崇禎六年歲次癸酉十二月己未朔九日丁
卯中直大夫善山都護府使金應祖謹以酒果
敬奠于故松堂朴先生之墓捨武就學轉豪為
端一變至道慕孔希顏身歸天上名在人間景
仰遺風能廉我頑

學以明道奚事於文藝文以載道奚尚於藻
彩思無邪三字盡蓋三百篇之義有德之言
多乎哉自古以道學名世者皆由探文讀書
而得而惟我松堂朴先生則不然其始未
免馳騁於武藝至決科筮仕而禁直一夜之
淚遂為作聖根基勇往力行毅然以扛斲斯
道為己任終焉學成德邵而舉世宗之實千
載一人耳蓋先生之學以自得為先悟透
為要而珍重新堂一言單傳潛心一部之
大學乃悟青山之外面其師友相長之益學

以明道之驗焉可誣哉以出處大致言之早年引退高臥江湖樂道嗶嗶若將終身而當已卯君子道長之日乃始翻然而起入銀臺亞西銓大為一時諸賢所推重及其群陰方盛未免剝床之災士論恢張復膺專閫之除其進退行藏之有關於世道一污隆斯文之興喪也如此至於文藝之末雖不暇用工出於性情發於思詠者夫豈少哉兵燹之餘蕩失而僅存者特泰山毫芒而不尚藻彩蒼古俊偉字字句句無非形容道體之妙奚待連

編累牘積成卷帙然後謂之載道也哉先生之四代孫敬吉懼夫先稿之或至於湮沒乃以屬其從弟前兵使敬祉剞劂之而士論方以編次失宜為病而釐正之兵使公今又為三道統制使將重刊之矣弟念新堂之學有以啓發松堂則淵源一脉槩可想見而乃無隻字片句以詔後學豈非斯文一大欠事哉此不佞所深慨然者遂囑諸君子極意搜訪得詩若干篇及案上圖圖以見先生造詣之妙詩以見先生光霽氣像而繼

松堂先生文集卷之二
之以後來諸賢揄揚 先生道德文字弁之
卷首以為後學泝淵尋源之地而名之曰兩
賢淵源錄噫今去二 先生幾二百年始有
此盛舉豈非有數存於其間歟編是錄者今
靈山縣監朴公悞踵而成之者今金烏山長
全君濡士人尹商老庚子三月下澣日後學
豐山金應祖謹跋

兩賢淵源錄終

松堂先生文集識文

夫豪傑之士特立勇往為世所推者豈偶然
哉此千百載中一人而已是故孟子私淑孔
氏之門人終為亞聖橫渠早脫孫吳之舊習
作宋大儒自古聖賢用志之銳如大川之注
怒怒龍之奔江直前不顧抗俗立幟然後終
有所就道成德立而為世真儒吾於 先生
見之矣竊惟 先生生長侯王弓馬是事挽
車復路其機不易而一聞 鄭先生之啓鑰
翻然覺悟如醉得醒風雷之轉不留是刻窮

探一部大學而三綱之義八條之目如髮受
梳如珠貫繩游刃肯綮濶步真純若非貴育
之氣子路之勇而加千鈞之力何以至此其
山前山後之喻實見得此理之彼此無異也
真積力久終至會極譬如長槍一揮三軍自
却此非豪傑之士而能之乎嗚呼松齋蓋簪
胸海乾坤樂朋來也柳先知春色斯繒繳知
幾哲也戡定西北邊患自息任干城也三司
喉舌出納惟允承王命也萬里 皇朝誠格
日月應專對也此皆 先生處心行事之大

節也此外 先生夷險升沉已盡於自叙及
先輩所記何敢容喙其中空中樓閣之記形
容道體之充滿處也有象無形之句吟咏道
體之無形體也 先生製作不止於此而不
幸兵燹散失無餘豈不為後學之永惜也哉
只有白鹿洞規解大學經一章寫本白鹿規
解則祖述朱夫子而寓諸己意者也經一章
則手寫喫緊添入諸儒之論者也其餘詩文
亦有若干首誦詠之餘可見 先生氣像性
情於百歲之後雖不親炙於當時遺風餘韻

之可慕可想者豈淺淺哉今者先生四代
孫敬吉吉甫氏憾其青氈之散澳悶其先跡
之無聞於後裔血誠旁求收拾一二片言隻
字猶恐不傳方付諸左兵相敬社亨甫氏使
入刊焉亨甫氏亦先生四代孫也昔先
生曾守此閩外之任而今亨甫令公亦帶此
職刊行此先生遺稿遺換今距先生幾
二百載矣意者先生之道終不墜地而天
亦未喪斯文也豈不幸哉不佞與吉甫亨甫
兩公素厚兄弟之分義而念我先祖龍巖亦

出入於先生門下頗蒙師友之恩兩家情
好非他凡人之比吉甫氏不唾孤陋連屬來
囑欲得一說以表卷末故辭不獲已略記梗
槩以答懇意嗚呼不佞顛蒙必有得罪於後
世矣可懼也哉旃蒙協洽之歲季夏上澣後
學朴晉慶謹識

松堂先生文集終



